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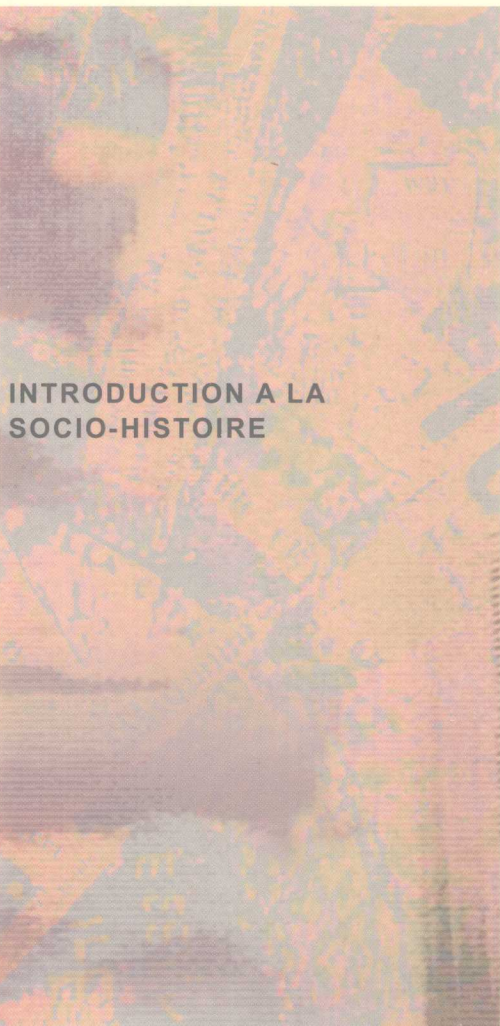
社会历史学导论

[法] 热拉尔·努瓦利耶 著

GERARD NOIRIEL

王 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INTRODUCTION A LA
SOCIO-HISTOIRE

[法] 热拉尔·努瓦利耶 著

GERARD NOIRIEL

王 鲲 译

社会历史学导论

INTRODUCTION A LA
SOCIO-HISTOIR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历史学导论/(法)努瓦利耶著;王鲲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8-08479-7

I. 社... II. ①努... ②王... III. 社会史学—研究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865 号

特约编辑 顾 杭
责任编辑 孙 瑜
封面设计 王小阳

INTRODUCTION A LA SOCIO-HISTOIRE

©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Paris, France, 2006

Chapter 14 from *Etat, nation et immigration*
Editions Belin, Paris, 2001

社会历史学导论

[法]热拉尔·努瓦利耶 著

王 鲲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14,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8479-7/K·1546

定价 20.00 元

中文版推荐序

罗卡(Jean-Louis Rocca)

本书不仅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个新的法国流派，也是一本讲述西欧知识界历史的著作。自 2005 年起，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所讲授的课程涉及西欧社会学和西欧社会历史的特征。与此同时，作为清华大学中法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心主任，竭尽全力推动法中学者的学术交流。在 2006 年，我们有幸邀请努瓦利耶(G rard Noiriel)来华举办了一系列讲座。他的演讲引起北京知识界的高度关注，学者和学生们纷纷表示，努瓦利耶的研究方法对他们自己的研究有很大启发。我很高兴看到努瓦利耶北京之行的另一项重大成果，就是这本注定会影响深远的著作的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努瓦利耶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他不仅是一位特别研究法国移民历史的优秀的史学家，而且还参与有关这个问题的“公共辩论”。在这个公共辩论中，他采取了“有勇气”的立场：一方面他批判和控诉政府的政策(包括左派的)，另一方面，他拒绝成为保护移民的媒体偶像。换言之，他的言行体现出他所赞成的学者的义务：为公民选择立场和参与政治生活提供分析框架。

回到社会科学的问题，为什么要提到“西欧”特征？这是因为努瓦

利耶所讲到的基本上都是西欧的学者以及受西欧学者影响很大的学派,如文化研究。但是在此处我也要明确指出,让中国社会科学家加深对非主流西欧知识流派的理解,这一目的与所谓的“法国”或“西欧”知识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这些流派都处于非主流的地位,并且对国家权力和统治关系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关键因素在于,19—20世纪,欧洲知识界的思想发展为社会科学展示了新的研究前景。这些新的研究前景使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最合适的工具来理解古代和当今的社会,也使我们能够引用被主流流派忽视或抛弃的概念和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得以论述过去没有人论述的问题和现象。就这些方面而言,本书将会带来巨大的益处。

首先,本书总结了社会科学批判性对学术偏见的贡献,这在中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知识界,最重要性的偏见是社会关系物化以及“领域”化的观点,即学科领域之间的分离,尤其是集体性实体领域之间的分离。最突出的例子涉及市场与国家的关系:这两个制度不能完全分开,市场和国家显现出相互形成和相互发展的关系。这样的跨制度、跨实体的观点在本书中还有更多的例子,如:传统/现代、个体/社会,等等。此外,努瓦利耶在本书中也含蓄地批判了在中国学术界拥有过分影响的分析框架,如理性选择、发展主义理论、以政策为目的的研究等等。这些框架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主张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一般来说就是所谓的“西方社会”模式。

其次,中国读者在本书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西欧社会科学批判性的特点,并体会非主流流派的气息。努瓦利耶明确定义了社会历史学,他认为并不存在一种神奇的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配置”。社会历史学拒绝拘泥于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而将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当工具箱来看待。可以说社会历史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

态”。正如工人在真正处理机器问题之前,并不知道将会使用工具箱中的哪种工具,社会历史学者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批判性观点和方法中去引用他所需要的。因此,阅读努瓦利耶的书也是接触从19世纪末以来诸多学派的观点与方法的一个极佳的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历史学家拒绝偏向于某一个学派,并且他们试图避免极端的观点。他们使用微观历史学的“解构”理论,但认为直接互动无法产生远距离的关系;他们使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概念,却也批判布迪厄的著作中与结构主义有共同点的方面。总体来说他们强调各学派的贡献与其局限性。

这种对待理论的态度给中国读者带来很大益处。首先,本书介绍了诸多批判性的学派,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并不熟悉的理论。第二,可以说本书是一个西欧学者对于西欧社会历史与社会学思想的直接介绍,而不是以美国学者为媒介和滤器将这些知识传到中国的。第三,努瓦利耶的书为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提供新的贡献。我认为,中国知识界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田野调查或微观研究与理论的衔接。读过本书以后,中国读者能够发现这两个维度间既非简单关系也非单向关系。这个观点看似明显,但我们在实际研究中应该不断提醒自己注意。努瓦利耶举了很多例子来告诫学者如何不偏向于这两个维度中的某一个。在他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持续地从田野调查到理论进行双向的流动。田野调查资料和档案,其本身并不能使我们理解社会。研究过程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发掘现实真相的“科学方法”的顺利过程。按照主题的特点、研究计划、调查材料的种类等,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框架。

本书第四方面的贡献也许是最重要的:它向中国的公众提供了关于西欧社会历史丰富多彩的信息与精辟的分析。从我在中国的任教经

历来看,除了概念翻译的问题之外,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学生缺乏有关西欧社会背景的知识。但是只有先明白 19 世纪和 20 世纪法国社会的结构,才能理解布迪厄的“区隔”;只有先了解西欧中世纪的历史,才能谈到韦伯(Max Weber)的“职业使命”等等。为什么我们需要加深对于社会历史背景的了解? 因为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社会特征。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不是浮动于现实之上没有意义和重量的物体。尽管此观点说来简单,但我们在实际的研究和生活中还需要不断地自我提醒。努瓦利耶的书中讲述了许多中国公众不太熟悉的西欧历史现象、习俗和观点的例子。通过阅读本书,中国学者和学生可以实现关于西欧社会历史知识的自我充实。

2009 年 4 月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清华大学中法中心主任、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文版自序

热拉尔·努瓦利耶

本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在法国已经出现十余年时间的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流派。这个流派汇集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当然还有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同行。前一个时期已经出版过大量冠名为“社会历史学”的经验研究著作。然而，在本书出版以前，还没有一本能够展现该流派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流派之间区别的综述性著作。

我想一上来就强调一点，社会历史学不是一种只需应用便能给科学研究带来进步的新“理论”。它更多地是一个“工具箱”，研究者可以用尽所有他所需要的工具，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为了尽量贴近经验研究实践，我将本书的重点放在案例研究上。我坚信，为了使大众理解科学手段的独到性，需要举众多实例加以说明。鉴于本书的初版是面向法国读者的，我主要选择了法国史研究，更广泛地说，欧洲史研究的案例。在本书中文版中，我增加了几个从中国史中借鉴来的个案，以求展现社会历史学所打造的工具的普遍适用性。这些工具可以用来研究所有人类社会。尽管社会历史学到目前为止主要对当代史感兴趣，它同样可以为研究古老得多的时期提供启迪。

为了试图向中国读者解释社会历史学包含什么，我想在这里将它

和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一个简单对比。将社会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完全不是牵强附会。实际上,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曾经在学界广泛传播,早期的法国社会历史学家都深受影响。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和这种革命理论保持了距离,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昭示之下,社会历史学倾向于使用“长时段”方法,转向对当下的理解,旨在揭示我们世界中存在的权力关系。然而,社会历史学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预设。他们拒绝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之特点的思辨和规范方法,而是捍卫建立在事实研究基础上的经验研究方法。同时,社会历史学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先见。他们不相信历史科学能够找到解释世界运行、预见未来的法则。

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社会历史学没有奢望树立理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人要学会走路不需要了解解剖学法则。同样,社会历史学家认为要成为一名好的学者,没有必要了解历史学认识论。社会历史学可以与纸牌游戏作比。只要了解几个基本规则就可以开始游戏,多实践才能使参与者的技术精进。那么,基本规则有哪些呢?

第一个规则是向历史学借来的。即在当下重新找到过去,就是说找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历史性。我们所操的语言,居住的地方,统治我们的机构都是固化于物质形式、法律和心态结构中的过去的遗产。这个过去对个体的行为造成巨大的影响,而这通常是在后者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在所有经历过革命的国家里,革命者都坚信他们会将过去“推倒重来”。但是尽管他们热切地想改造世界,却在沉甸甸历史的重量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社会历史学家指明了存在于当下的过去,同时也揭示

了附在行动之上的制约,这不是为了说明一切改变皆无可能,而是为了使公民能够意识到他们身上所附载的遗产,不再对其视而不见。

社会历史学的第二个根本规则来自于社会学。它使我们寻找集体性实体背后的真实个体。在这一点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明显的。马克思继承的是黑格尔的思想,使用的是历史哲学的话语。对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产党、国家等都是像真人一样会思考,会行动,会斗争的“历史行动者”。对社会历史学家来说,这些集体性的人物都不存在。只有有血有肉的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在研究中总是试图解构集体性实体,并重新找到真实的个体,在其行动框架中揭示个体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分为两种。首先是我们每天与周围的人建立的、面对面的直接联系。还有一种就是间接联系,是我们与无名的个体建立的远距离联系。例如,在撰写本书的时候,我就通过书写与并不在巴黎生活的、未曾相识的人进行交流。借助书写、货币和各种技术的进步,这种远距离的联系在历史进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

社会历史学的第三个根本规则是对权力关系的重视。这里取的是“权力”一词的广义,与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定义相吻合。每次一个个体成功地引导了另外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就可以说他对另外一个人行使了一项权力。比如,国家领导人有强制公民遵守法律的权力;在家庭中,父母也对他们的孩子行使权力,让他们接受教育,以便将来成为自立的成年人。对于社会历史学家而言,所有社会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这里要做的并不是“控诉”权力,而是解释它的运行规律。

最后一个根本规则是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也许在这一点上,社会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相距最远。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学者与政治的分离,并且认为应当以“无产阶级科学”的名义抛弃这种“资

产阶级”的发明。这个世界观使知识分子能够证明自己的先进性,因为他们自称为“历史法则”的发现者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引路人。然而历史上,欧洲知识分子不断地在政治观点上所犯下的错误证明哲学与社会科学不能够为政治方面提供任何形式的、特别清晰的观点。社会历史学家强烈支持此观点,他们认为科学研究应当与政治保持距离。研究的目标就是澄清社会问题,揭示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存在的苦难、不公正与各种形式的统治。但是社会历史学家拒绝越俎代庖,在政治上出谋划策。他们的目的是提供知识和工具,帮助公民做出自己的选择,以更加清醒的方式行动。当然,这并不妨碍学者作为公民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去。然而,他不能够以科学的名义来担保自己作为公民的观点是正确的。

为了向中国的读者展示自己是如何在研究中将上述社会历史学的规则付诸实施的,我在本书的附录部分增加了两个当代法国史研究的案例。第一个是关于法国知识分子史的,也是我在刘北成教授主讲的课程上所做的发言。第二个涉及移民史。

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对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有所帮助。我最切身的目的是为发展世界各国学者之间的工作关系和友谊作出自己的贡献。我非常真诚地感谢北京法中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的同事们,以及 2006 年听过我讲座的中国教师和同学们。我还要衷心感谢本书的翻译王鲲鹏。

引言

“社会历史学”(la socio-histoire)一词大约出现于 15 年以前,从那时起至今,这一词汇主要起到一个标签的作用,主要指介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之间的研究[Buton 和 Mariot, 2006]*。在本书中,我想超越这个标签式的逻辑,试图划定属于社会历史学研究本身的领域。为了说明这个学科的特点,仅仅指出它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两个源流是不够的。社会史(L'histoire sociale)、历史社会学(la sociologie historique)和微观历史学(la microhistoire)也都出自这两个源流。社会历史学的特点是,它涵盖了这两个学科在 19—20 世纪之交所确立的根本原则。重申这些原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方法步骤。

对社会关系物化的批判

历史学和社会学以各自的方式抛弃了社会世界的“物化”之后,变成了科学学科。自从 19 世纪初开始,历史学成为了知识界的一个自主领域,指出我们周围的“事物”(建筑、机构、物件、档案等)都是过去人类

* 方括号内的参考信息请参见本书结尾的参考书目。

活动的无生气的痕迹(les traces inertes)。历史学的方法中,大的条线产生于这个时期,这些方法的根本是对这些痕迹的批判检验。其目的是在这些痕迹留下的物件构成的静止世界中,重新找到有血有肉的个体。社会历史学为着自己的目的重拾这一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它对所研究的现象的诞生(la genèse)特别感兴趣。社会历史学家想要揭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历史性(l'historicité),从而更好地理解过去是如何作用在当下的。让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方法的规则同样也通用于更早的时期。实际上,在所有人类社会,过去都在影响着现在。即便社会历史学到目前为止主要都是为当代史专家所应用,它的研究范围并未受到任何时间上的局限。

社会学诞生于 19 世纪末,它发展了对另一种形式的物化的批判。这种物化形式凝固于话语之中,将集体性实体(企业、国家、宗教等)视为真实的人物。社会学的目的就是将这些实体解构,重新找回个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为“社会关联”的东西)。社会历史学继承了这个目标,但是它强调远距离关系(des relations à distance)的研究。由于书写和货币的发明,由于技术的进步,人们得以在他们之间建立更广泛的联系,这大大超越了建立在相互认识基础之上的直接交流范围。今天,那些“看不见的线”连接着成千上万互不相识的人。社会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研究这些相互依靠的形式,并指出它是如何影响面对面关系的。

对权力关系的思考

社会学发展的另一个原则涉及个体关系中的矛盾特点,社会历史学将这一点也纳入自己的原则。对社会关联问题的重视来自于这一认

识,即社会生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人类的历史显示出人之间为了获得财富、权利或者荣誉所展开的竞争和竞赛的斗争从来都是社会关系中的核心方面。社会历史学试图理解远距离行动手段的发展是如何改变这些权力关系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从不同的方向进行。

第一个思考方向是关于社会统治(*la domination sociale*)问题的。书写交流在科层技术调整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国家领导人通过它使生活在其国土之内的民众遵守那些文字章程。同样地,货币的使用(主要是资本的积累)让企业主能够将他们的法则强加给成千上万的个体,让他们为了生存而听命于自己。

社会历史学借鉴来的第二个思考方向是关于权力关系的,相反地,它强调社会团结(*la solidarité sociale*)。远距离行动手段也曾经是集体行动的强大工具,最穷苦的人借助它才得以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和理想。

社会历史学同样对权力关系的第三个领域感兴趣,就是象征性领域,特别是涉及话语的问题。文化活动研究特别能够说明此点。但是由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通过话语传递,这里就涉及一个社会历史学家在各种领域都会遇到的问题。掌握了远距离交流手段的人,因为他能对一个公众(*un public*)——即一盘散沙、互不相识、但接受着同样信息的大量个体——讲话,就掌握了象征性权力。所有的公共话语都因此能够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事实(仅仅因为它被说出来)和看不到事实(因为它没能超越“私人”话语的范畴)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因此,拥有特权来定义社会世界中的身份、问题和标准的个体也定义了所有社会行动者都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命名、称谓和分类问题是社会历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话语的符号力量也通过另外一个因素得到解释。文学的例子显示

出,当书写可以左右读者的情感的时候——就像小说的例子,就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远距离行动手段。读者爱在所讲述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的偏好是一种象征性地填充作者与读者之间距离的方法。这个逻辑可能蕴含在许多其他领域的诸多变化形式之中。经常地,个体将代表了他所属的群体或阶层的标签和象征物内化,并将自己认同为以其名义发言的人。相反地,当个体被公开地以负面或者贬义的方式指称时,话语可以变为刺激或羞耻的因素。这里包含了社会历史学家试图揭示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转向研究具体实践问题

社会历史学最后一个根本原则是认识论层面的。与一开始就将建立社会世界的理论视为最高目标的社会学不同,社会历史学把自己定位成一种“历史学方法”,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工具箱”。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感到有必要严格地定义自己的领域。社会历史学的方法面向具体经验问题的分析,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对工具的选择和应用这些工具的方法总是根据所要研究和澄清的具体问题而定。

目前,社会历史学研究各领域的发展极不均衡。我在本书中给出案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本学科的研究领域进行详尽的介绍,而是为了展示社会历史学的方法如何能够具体地得到应用。

社会历史学词汇具体说明

社会历史学重视界定个体之间关系的概念。“配置”(la configuration)一词可以被用来冠名这样一类活动,即汇集了参与到同一个竞争当中的全部行动者的活动。例如,一场足球比赛可以被视为一种形式非常简单的配置,因为每场球都有两个队争取同一目标(进球)。“群体”(le groupement)一词被用来指代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但相互大多不认识的人群的整体。每个群体都拥有自己的规则和代表人。尽管一些人占据统治地位,而其他处于被统治地位,但是所有的成员之间保持的是相互依赖的关系。根据所研究的配置不同,我们可以区分经济群体(企业)、政治群体(国家和党派)、文化群体(公众)。“社群”(la communauté)一词是指通过相互认识的关系被联结在一起的个体的集合(如家庭、村落、街区等)。

我们注意到,社会历史学完全不使用“社会团体”(le groupe social)这样的词语。这是根据“客观”标准(如职业、收入等)定义集体性实体的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词汇。为了指示因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不断增强而产生的个体的集合,社会历史学家使用“社会职业群体”(雇员、干部、工人等)或者“社会职业分类”(失业、退休等)这样的词汇。当这些集合不是产生自直接相关的行动者内部,而是科层权力强加的结果,我们称之为“社会行政阶层”(比如“移民”)。

目 录

中文版推荐序	罗卡	001
中文版自序		001
引言		001
对社会关系物化的批判		001
对权力关系的思考		002
转向研究具体实践问题		004
* 社会历史学词汇具体说明		005
第一章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相遇		001
理解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001
在历史学的摇篮里		001
19 世纪末的变迁		003
寻找社会联系的纽带		004
社会学与社会主义		004
先驱者的贡献		007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的进展		015
马克·布洛赫，社会历史学的先驱		015